

时代风流

## 新农人，新能人

■王敏

有事回了一趟阔别多年的老家，位于晋南黄河边、黄土高原上的一个村庄。少小离家，跟随父母进城读书后，只是过年偶尔回村，工作后更是长年在外，对家乡了解太少。

村口，一棵槐树依然傲然挺立、枝繁叶茂，这棵槐提时我们钻洞爬树的古槐，如今差点让人认不出来：它的面前立着一个照壁，上面刻着“神槐”二字，树身上还有牌匾介绍，据说已经有1200多年历史了，树上系着一条红色的绸布，代表着村民们的祈福……

村里修了柏油马路，装了路灯，家家户户旁都有排水沟，再也不是一下雨就泥泞的脏乱差；池泊里依然有水，有鸭子嬉戏，偶尔有人钓鱼；村委会建起了一座两层小楼，门前门后广场上干干净净……

20多年没怎么回过老家。一切似乎很熟悉，却又那么陌生。

让我有此同感的，还有我的堂弟王超。王超是我二爸的小儿子，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，从小就备受宠爱，那时候二爸家有什么好吃好玩的，都是先紧着堂弟，然后才是堂姐堂妹。堂弟乖巧懂事，但就是不喜欢读书。他读初中时，我和二爸把他送到镇上学校，专门拜托老师们多照看，前脚我们刚走，后脚他就自己跑回来了，让二爸头疼不已。

二爸是我爸的哥哥，早些年参加过军，转业回村后开车、干电焊、当电工，还会木工、建筑工，心灵手巧，学啥会啥。他给我爸妈结婚时打的柜子，半辈子过去了依然不过时；家里盖房子，不论大工小工，二爸都能搭把手；门窗装修，二爸对着图纸描啊画啊，在木头上雕出来花鸟虫鱼，多姿多彩、精美灵动……只可惜天不假年，我刚大学毕业他就早早病逝。

堂弟一下子就成熟了，他外出学了修摩托，后来担心二妈独自在家，就回了家。如今，堂弟已经30多岁了。这次，在和他短暂的相处中，我发现他可真是个大忙人，比在大城市的我都要忙。

家里种了近20亩的苹果树和桃树，他要打药、嫁接、套袋、修芽等；还种了些小麦和玉米，播种、收获、晾晒……常年在田间地头。为了节省时间和劳力，他用上了全套的机械化装备：电动打药机、电动打草机、电动树剪、电动松土机、播种拖拉机、收割机、饲料青储机、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……

看天吃饭，遇上霜冻寒流、干旱缺水，收成有“大小年”，农民不易。堂弟说，碰上年景不好，就换个心态想想，只要不攀比，日子也能过得淡然。

农活，只是他若干活计的“冰山一角”。我发现，村里找他的人真是络绎不绝。

二妈家院子距离马路有半条巷，堂弟把这

半条巷简单盖成工棚，开了电动车修理铺。篷布下，电池检测仪器、万用表、电焊机、轮胎等品种齐全，各种修车工具整齐摆放。

我们当地把三轮电动车称为“蹦蹦”，堂弟说，如今每户至少有三四辆“蹦蹦”，全村1000多辆，村民们一有问题就来找他，邻村的也来修。碰上小问题，他就不要钱。一年下来，修车铺有万八千的收入。

不仅修“蹦蹦”、修摩托车，他还修打药机、打草机、电动剪及各种农用工具，甚至还能简单修电脑、修电视……我在想，没准以后他还会修汽车。

每天，他都在解决各种难题，如饥似渴地学习，查资料、翻报告，研究电机、组装设备，拆了装、装了拆，还自学读好大专，争取村民有问题不出村。“上学时没好好学，如今把以前没读的书都补回来了。”堂弟说。

修车铺斜对面是我老家院，旁边有半拉院子差点废弃。他搬来沙发茶几，架上灯光、风扇，摆上台球桌，成了村民的娱乐室。“免费打台球，喜欢玩的都来。”堂弟一边说，一边指着后墙堆的化肥说：“这几年发现村民买化肥不方便，我就批发了些。村民们不好意思问价格，这样大家来打台球，就能看到墙上明码标价，就来选化肥。”

距离我家200多米，有一口约300米的深井，井水纯净清甜。这井有些年头了，昔日要靠几个青壮劳力合力转动绞盘才能出水，各家才能担水拉水，回来倒自家缸里。如今虽说家家户户通自来水，人们还是喜欢喝井水，就连邻村、镇上的人有时也来这里打水。

这几年，堂弟和年轻的伙伴们给水井更换了整套自动设备，依靠现代化的水井管理系统，自动上水、自动放水，村民们自助刷卡取水。

“种地、修车、卖化肥、看管水井……你还要干多少事？没有三头六臂，你怎么忙得过来？”我不禁好奇地问。

“秘诀都在手机里，你看……”堂弟给我展示了手机上的监控软件，这几个铺子、工棚和田地，他在各个角度都安装了摄像头，发生了什么，一清二楚；“这些事，要雇人，成本都不敢算。但是，能依靠高科技的现代化管理实时监控，再加上村子里本来互相就熟，基本上出不了什么差池。”

我顿时对他刮目相看。

带我在村里转了一圈，他指着路灯说，这是太阳能灯，不管阴晴，一次储能够三天使用，现在村里装了四五十个，他还想再弄四五十个，这样全村就有100个，能照得更亮。经过村委会门口，他说现在是不是玩手机的多了，大家不爱出来，下一步要再整个活动中心，多搞搞活动，让大家出来下象棋、打牌、喝茶、聊天……

看了一圈，我愈发觉得堂弟不简单：他有商业思维，可是人家来找他，很多时候他就不赚钱纯帮忙；他整天忙得很，业务繁多，但是每天都有生机有活力，尤其是二妈离不开他，大家离不开他；帮了那么多人，这几年村民们信赖他选他进村委，他要干的事越来越多……

不光有堂弟王超，村里还有一批像他一样的能人，扎根家乡，瞄准村里痛点，解决实际需求，全方位发挥价值。比如，有的多方联系，想尽办法带动村里更新苹果品种，改良桃树；有的在田间地头搞直播，和附近村里联合起来做电商，解决苹果滞销问题；有的给村里张罗修管网、修水渠；有的帮老人使用智能手机，把科技化的浪潮带进乡村；有的张罗在村里办起楹联比赛，聚拢全村文化人品味评；有的请来戏班子和歌舞队，让村里时不时热闹一下；有的用网络监控维护村里治安……他们是新农人，更是新能人。有他们在，家乡就不会凋零，乡村就有希望。

作为新闻工作者，我们关注“三农”，还策划报道乡村非遗、乡村歌会、乡村课堂等新时代的农民生活。然而，通过这次家乡行，我觉得我们对广大农村的关注还远远不够，应该更多写新农人的故事，多看看乡村的高科技化改造，哪怕就写一盏太阳能路灯、一张自动化水卡、一个新苹果品种……多讲讲他们为追求美好生活所付出的努力和智慧。

我的家乡，是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高堆村，平凡、沉默，却有历经千年而又生生不息的文化根基。这里耕读传家，楹联文化发达。这里曾是古驿站，是秦晋交流的重要通道。村名高堆，据说是晋文公重耳从秦国回晋国，路过此地，说到“高堆”这个词，于是就有了这个地名。也有一说村里地势一边高一边低，在我们方言里“高低”和“高堆”是一个音，久而久之就成了“高堆”。

“金窝银窝，不如自己的穷窝。”这些年我曾走访过许多范例村庄，见识过优秀和繁华、美丽和富裕，也曾见过一些湮没衰败的村庄，为其失去生机而扼腕痛惜。地处黄土高原，家乡的发展没有那么快，产业、科技、人才、资金薄弱，然而却有着堂弟这样一批人，生于斯长于斯，扎根在此。他们顽强他们不甘，绞尽脑汁想尽办法，建设家乡维护家乡，按照他们心中的理想，把家乡变得越来越现代、越来越美丽；他们朴实他们踏实，守护村庄，让家乡在历史深处还拥有一份绵延醇厚的回响。

世上有玫瑰千千万，那朵玫瑰花有着小王子的爱，才成为花海中独一无二的一朵。高堆，就是堂弟们所珍爱拥有的那朵玫瑰花。

（作者系新华社国内部今日快新闻副主任、高级编辑，我市临猗籍人，本文原刊于12月20日《新华每日电讯》“新华走笔”专栏）

## 百姓记事

自我记事起，我们村里便有三个规模颇大的涝池。一个在村子西头，一个位于村南头，还有一个居于村子中央，也是村里各项活动的中心。村西和村南的涝池主要用于洗衣以及农业生产用水，而位于村中的这个涝池，则是全村唯一的饮用水源。

它的构造与其他两个涝池大不相同。它的周边是用砖块砌起来的，在砖墙高出地面约两尺时，又在砖墙上打了一人多高的土墙，将涝池围了起来，想必是为了保障卫生与安全，防止鸡、狗、猪、羊等家畜污染池水。在西北角专门留了一个供人们挑水出入的大门。门柱用青砖砌成，安装有栅栏式的木制大门，平常无人挑水时，便用铁链子挂住。门柱下方两边朝外的地方，有两米多长、二尺多高的青石门墩打造的喇叭形入口，能够更有效地方便雨水流入入水口。池口的底部是用大块青石板铺设的，和石门墩一样，都有着精美的雕刻图案。从池的大门口进入，有一条通向池底的台阶。台阶是由石条和砖块铺就的，看上去美观又大气。

每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村里的男人们便早早起来往村中央的涝池担水，日复一日，从不间断。夏季还算轻松，可到了深冬，滴水成冰，池面也会结一层薄冰，第一个来担水的人，会用扁担头将冰面撬开，才能取上水。洒落到台阶和地面的水，很快便会结上一层冰，稍不留意就可能滑倒。这样的冰日积月累一个冬天都化不了，经常会有担水的人滑倒。通向南巷、北巷、西巷的土路上，还留下了一串串密麻麻的冰痕，它们仿佛是无形的文字，默默记录着村民们的日常生活。

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修建村东头的那个涝池，当时我应该有十一二岁。修建涝池需要用到一种本地特有的红炉土，这种红炉土黏性好、土质稳定，压实后不易渗水。池的大坑挖好后，会铺上一层约五六十厘米厚的红炉土，随后用拖拉机拉着碌碡，沿着池底一圈又一圈地碾压，直至将其彻底压实、修理平整。为了防止渗漏，在红炉土上面又铺上一层塑料膜，再在塑料膜上覆盖一层炉土，继续用碌碡一圈圈压实。如此这般，一直延伸到池顶，再从上到下做台阶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与此同时，父亲带领村民，几经挫折，在东沟成功打下一眼深井，井水水质清澈且甘甜。他们将这甘甜的井水源源不断地引入到这个涝池中。

站在我们村西的路边，就能看见黄河。黄河水在阳光的折射下是银白色的，形状是立体的，仿佛是融化了的银水，闪着粼粼银光。黄河在禹门口跃出龙门后，转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弯，全面铺开，一路向我们这里奔流而来。这一段便是黄河中游最宽之处，河面最宽处可达13公里，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的民间谚语就来源于此。西岸有黄河流域最大的洽川湿地，自然风光优美，芦苇丛生，蔚为壮观，著名的处女泉景点便在这里。而它的东岸就是我的家乡万荣县荣河镇，也是山西第一大河汾河汇入黄河的交汇处。

黄河东岸呈三阶状，称峨眉合地，黄河滩为第一台，后土祠所在的荣河居中为第二台，东岭之上为第三台，每台递升一百多米，我们村就属于第二台地，典型的黄土旱塬。虽然距离黄河仅有三四里的路程，却由于地势落差，滔滔不绝的黄河之水无法润泽我们村。数百年来，眼看河水哗哗地向南流去，却只能仰天长叹，小麦亩产量仅有一百来斤，人畜用水完全依赖天降雨。

从西巷出村，顺着大路行至坡底，便是距离黄河更近的第一台地的宝井、金井等村落。这个大坡长达二里有余，垂直落差高，我村人习惯称这些村子为“坡底下”，而他们则称呼我们为“坡上头”。由于干旱缺水，“坡底下”的人家大多不愿意把闺女嫁到“坡上头”，我们塬上这些村的女子，若能嫁到“坡底下”给人当媳妇，那便是享福了。

水，一直是困扰北杨村民的心头之患，也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。人们闲暇之时，都会站在村西头的崖畔上向下俯瞰，眼睁睁看着黄河水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，滔滔不绝地向南流淌而去，心中可谓五味杂陈。虽满心怨恨，却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，唯有哀叹。然而，那心底的不甘，就如同这黄河之水，暗流涌动，从未停歇。其中有一个人，他也时常站在西崖上眺望，心中在筹划着什么，这个人便是我的父亲。

我幼年之时，父亲便是村上的干部。他每天早出晚归，走遍村里的沟沟壑壑，丈量距离，计算坡度，探寻水源，将大部分精力都倾注于村里的水利事业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1969年于东沟成功打出了我们村的第一眼深井，并将井水引入村东的涝池中。从此，我们村的村民首次喝到了自家甘甜的井水，也种上了期盼已久的西红柿、辣子、茄子、韭菜。仅仅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远远不是他的目标，提高粮食产量、让群众吃上白馍、过上幸福生活才是他追求的目标。

1972年6月，依照县里的安排部署，他率领村民在村子北边的葫芦坡沟修建了一座扬水站，从公社的“引黄干渠”，把黄河之水引入到一百多米高的旱塬之上，我们村600多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，从此我们北杨村告别了无水浇地的历史。然而，引黄灌溉存在一个弱点，那便是在雨季黄河水充足时，能够满足灌溉需求，但到了旱季或冬季，黄河水位下降，引黄干渠就会缺水，就无法保障小麦冬灌了。针对这

## 北杨村的水故事

■武肖波

个问题，父亲和其他村委会班子成员达成了共识：打井，引水上塬！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。凭借东沟打井的经验，这一想法很快付诸行动。当年，就在葫芦坡沟里打了一眼深井成功出水，水质优良且水量充沛，彻底解决了村北边所有土地的灌溉难题。为了在特殊时间段加大灌溉量，他们又在葫芦坡的最高处修建了一个大涝池，利用虹吸原理实现自动放水灌溉，不用动力节约了成本。农闲时从井里给涝池注水，等到天旱需要灌溉的时候，涝池和井同时灌溉，极大缩短了灌溉周期，增加了灌溉量，保证了粮食产量。

时隔三年的1975年，他们再于村南的谷峁沟成功打下一眼深井，并利用村南原有的一个十亩大土坑，建造了一个同样十亩大小的涝池，成功将村南所有的旱地彻底转化为水浇地。

1979年3月的一天，注定是不平凡的一日。那天，柳树沟畔人声攒动，鞭炮声震耳欲聋，锣鼓声响彻天际。原来是柳树沟历经三年开凿的深井终于成功上水了，一股清泉直冲苍穹。前来参观的人们兴高采烈，共同欢庆扬水站上水，清甜甘甜的井水滋润着几百亩良田。

那是1977年，父亲决定在柳树沟再打一眼深井，修建一座扬水站，旨在将风坡的四五百亩土地，也变为水浇地。起初，第一眼井的施工进展颇为顺利，岂料钻到150多米时，上方井壁塌方卡住了钻锤。鉴于当时技术有限，故障无法排除，只能无奈放弃。打井队一看这活儿棘手，便拍屁股跑路了。随后，他们又重新聘请了一个打井队开挖第二眼井。当打到水层时，周围的大量细沙涌入井内，尽管采取了相应措施，却仍未成功。而且，井的大洞周边已呈塌空，危险重重，无奈，打井队再度报废。紧接着，又在距离第一眼井较近的地方开始钻第三眼井。当时考虑到第一眼井下方的沙层状况良好，想必下面水量一定充沛，所以第三眼井的井位就选得离第一眼井较近一些。未曾想，天降一场暴雨，第一眼井发生塌陷，竟影响到了第三眼井，致使这眼井也遭遇了报废的命运。

接连报废了三眼井，他们虽心痛不已，但并未丧失信心，也毫无气馁之意。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，重新选好井位，开始了第四眼井的勘探。

然而，没打多久，新的状况又出现了。此处地质异常坚硬，工程进度极为缓慢，其间还出现过两次塌方，好在及时排除了险情。在打到一百多米的时候，始终未发现良好的沙层。要知道，有好的沙层就意味着有水，否则也是报废井。他们不禁担忧，倘若打到井底仍无水该如何是好？他们从县上请来水利专家，携带电测仪进行探测，结果显示下方有水。有水便好，继续打。一直打到128米，中间果然出现了五米带有石子的优质沙层。谁知在洗井时，却不慎拉破了下方的管子，细沙回流埋了大部分水层，剩余的水层无法满足用水需求，第四眼井眼睁睁看着又报废了。

“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，却钻出了四个黑漆漆的窟窿，就是瞎折腾。”当时，人心惶惶，人们情绪躁动不安，指责声、惋惜声不绝于耳。但更多的是支持的声音和别样的鼓励。

深夜，父亲手握一张自行设计打井引水的图纸，凝视许久。原计划四个月完成整个工程，可如今已过去一年半的时间，井仍未打成。土地早已平整完毕，水渠也修建到位，扬水的设备亦安装妥当，难道就此罢休？他心有不甘，不肯认输，拿起粉笔在墙上表明了自己的决心：

风岭水电站建难，凿井四度何其艰。

吾立揽月捉鳖志，洞遍柳沟掏甘泉！

第二天，他就在废弃的井边，召开了村干部扩大会议，言辞恳切地对大家说道，风坡岭扬水站乃是咱们村的第四个扬水工程，之前的几个工程也遇到过困难，我们都没有认怂，难道这次要认输吗？不！这不是北杨人的作风。这个站建成之后，全村两千多亩耕地都将变为水浇地，人均能够拥有一亩多水浇地。

打第五口井时聘请了县水利局的钻井队，技术相对过硬，进度颇为顺利。临近完工时，也遭遇了卡锤事故。此时，凛冽的北风呼啸而起，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，天寒地冻，风雪交加。父亲看着冒着风雪抢修的工人们，脱口吟道：

雪大风冽严寒，洞塌土硬石顽。

重重难关等闲，定教水上旱塬！

很快，工人们对村干部齐心协力、想方设法，排除了故障，顺利地管子下好并一次安装成功。风坡扬水站历时三个年头，经历了重重困难，终于大功告成。父亲望着从八寸管口里喷涌而出的清甜的井水，不禁感慨万千：

清流冲走世代愁，秃岭从此绿油油。

庆功爆竹惊神梦，笑逐颜开壮志酬。

北杨人的“引泉梦”实现了。这眼井无论是水质还是出水量，都优于以往的机井。时至今日，已过去四十多个年头，这眼井依旧正常运转，还在为北杨村人民服务着。

如今再度回到老家，村里的变化令人惊叹，比起以前那可是好太多了，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，村里边的五个大涝池早已被填平。在村中间涝池的位置修建了文化广场，有篮球场，各类健身器材一应俱全。巷道不仅做了水泥硬化处理，还铺设了排污管道，哪怕是在下雪天或者下雨天，再也不会出现泥泞不堪、难以行走的场面。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洋楼，那便是在雨季黄河水充足时，能够满足灌溉需求，但到了旱季或冬季，黄河水位下降，引黄干渠就会缺水，就无法保障小麦冬灌了。针对这

## 鹤雀楼

风景

(油画)

徐宗儒作



## 挚爱亲情

## 爷爷的花生情

■冯俊红

路过早市时，一位老伯的花生摊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
“沙地花生，闺女要不要？”老伯见我停下脚步，一边拨拉着花生，一边热情地询问。

我蹲下来仔细一瞧：花生外壳上粘着细小的沙粒，一个个水灵灵，饱满又肥嫩。我抓起一把花生放在鼻尖一闻，一股泥土和草木混合的清香扑面而来，这味道好生熟悉，是我日思夜想的。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少年时期。

花生适宜在地势平坦且排水性好的沙瓤土地种植，我的家乡在晋南，靠近黄河岸边，土质疏松，且是沙瓤质地，是种植花生的绝佳之地。

爷爷的花生种在沙坡之上，放眼望去，翠绿油生机一片。在碧绿色的浪涛里盛开朵朵金灿灿的小花，黄绿相间，颜色甚是耀眼！

爷爷拿起锄头钻入绿海碧涛里，爷爷的锄头所过之处，杂草应声倒地。

爷爷说午时锄地效果最好。

湿透了。胸前的皮肤被太阳晒成红褐色，草帽下汗水一滴一滴淌进了脚下的田地。那一刻，爷爷不就是《悯农》里的农夫吗？我终于理解“汗滴禾下土”的真正含义。树荫下乘凉的我不自在，跑进田间抱起爷爷锄过的杂草，送到地头。

爷爷说人勤地不懒，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。如他所愿，我们的花生地丰收了。爷爷载着花生走街串巷吆喝去卖。爷爷翻沟越岭，早四五点出门，百十来斤的一大筐，下午两三点才能卖完。我跟着爷爷去过几次。到了一个村落，爷爷把车子停靠在村中央，清清嗓子，吆喝起来：

“卖花生喽！卖花生！”爷爷的吆喝声洪亮又悠长，穿过了村东头，飘到村西头。一会工夫，爷爷的筐子前围满了男女老少。

“老汉花生好！”“老汉人实在”……乡亲们一边挑拣着，一边喝彩声不断，爷爷卖了多年花生，都是老买主，缺斤短两不会有，爷爷称完总给买主搭几个，买主开心得不得了。爷爷说，自

家地里的，多几个没事。

爷爷的花生种了一年又一年，一直到我考上大学。那年，爷爷花生卖了一千多元，爷爷将零零整整的钱一把塞到我手中。我知道这笔钱来之不易，说什么都不要，很少高声的爷爷突然吼起来：“拿来，好好学，不要操心家里！”

怀揣着爷爷体面的钱，我踏上了求学之路。每当我在学习或生活中懈怠之时，爷爷勤劳朴实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晃动，即便是现在，爷爷已经去世好多年，依然如此。我会反省自己，做人要像爷爷一样踏实勤快，付出就有收获，不问前景，务实走好眼前每一步。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。

“闺女，就剩这点了，给你便宜点，我自己的地，十五斤。”

老伯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。看着眼前的老伯，一样的中式对襟长袄，一样的古铜色脸庞，一样七十上下下的年纪……看着看着，眼前的老伯忽然间幻化成爷爷的模样，我的眼圈泛起红来。

“我全要了，老伯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花生的香味萦绕我左右，我的心绪异常平和。

岁月悠悠，那片花生早已不复存在，种花生的人也早已作古。但那段温馨的记忆却被牢牢锁进我心灵深处，生根，发芽，直至开花结果。